

漢 司馬遷撰

會合三家注

新校史記三家注

紀十二卷表十卷

書八卷世家三十卷

傳六十九卷自序一卷

第五冊 卷九十九至卷一二九（傳）卷一〇三（自序）

世界書局

新校史記三家注 / (漢)司馬遷撰 ; 會合三家注

--六版.--臺北市 :

世界, 1983 [民 72]

冊 ; 公分---- (中國學術名著. 史學名著)

ISBN : 978-957-06-0037-7 (一套 : 平裝)

1. 史記 - 註釋

610.11

82009789

中國學術名著 史學名著

新校史記三家注

第五冊

621
1140

撰 者 / (漢)司馬遷撰·會合三家注

主 編 者 / 楊家駱

發 行 人 / 閻 初

發 行 者 / 世界書局股份有限公司

登 記 證 /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○九三一號

地 址 /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九十九號

電 話 / (〇二)二三二一〇一八三

傳 真 / (〇二)二三三二七九六三

網 址 / www.worldbook.com.tw

劃撥帳號 / 〇〇〇五八四三七 世界書局

出版日期 / 二〇一一年五月六版五刷

定 價 / 三九〇〇元

◎版權所有·翻印必究

◎本書如有缺頁、倒裝，請寄回更換

史記集解序

裴駟〔一〕

班固有言曰：〔二〕「司馬遷〔三〕據左氏、國語，〔四〕采世本、戰國策，〔五〕述楚漢春秋，〔六〕接其後事，訖于天漢。〔七〕其言秦漢詳矣。至於采經撫傳，〔八〕分散數家之事，甚多疏略，或有抵牾。〔九〕亦其所涉獵者廣博，貫穿經傳，馳騁古今上下數千載間，斯已勤矣。〔一〇〕又其是非頗謬於聖人，〔一一〕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，〔一二〕序游俠則退處士而進姦雄，〔一三〕述貨殖〔一四〕則崇勢利〔一五〕而羞貧賤；此其所蔽也。〔一六〕然自劉向、楊雄博極羣書，皆稱遷有良史之才，服其善序事理，辯而不華，質而不俚，〔一七〕其文直，其事核，不虛美，不隱惡，故謂之實錄。」駟以爲固之所言，世稱其當。〔一八〕雖時有紕繆，〔一九〕實勒成一家，〔二〇〕總其大較，〔二一〕信命世之宏才也。〔二二〕

〔一〕裴駟，駟字龍駒，河東人，宋中郎外兵參軍。父松之，太中大夫。

〔二〕正義：裴駟探九經諸史并漢書音義及衆書

之目而解史記，故題史記集解序。序，緒也。孫炎云，謂端緒也。孔子作易序卦，子夏作詩序，序之義其來尚

矣。

〔三〕索隱：固撰漢書，作司馬遷傳，評其作史記所採之書，兼論其得失，故裴駟此序先引之爲說也。案：固字孟堅，

扶風人，後漢明帝時仕至中護軍。祖碑，廣川太守。父彪，徐令，續太史公書也。

〔三〕正義 字子長，左馮翊人也，漢武帝時爲太史令，撰史記百三十篇。父談，亦爲太史令。

〔四〕索隱 仲尼作春秋經，魯史左丘明作傳，合三十篇，故曰左氏傳。國語亦左丘明所撰。上起周穆王，下訖敬王。其諸侯之事，起魯莊公迄春秋末，凡二十一篇。

〔五〕索隱 劉向云：二世本，古史官明於古事者之所記也。錄黃帝已來帝王諸侯及卿大夫系諡名號，凡十五篇也。戰國策，高誘云六國時縱橫之說也，一曰短長書，亦曰國事，劉向撰爲三十三篇，名曰戰國策。案：此是班固取其後名而書之，非遷時已名戰國策也。

〔六〕索隱 漢太中大夫楚人陸賈所撰，記項氏與漢高祖初起及說惠文閒事。

〔七〕索隱 武帝年號。言太史公所記迄至武帝天漢之年也。

〔八〕索隱 案字書，撫，拾也，音之赤反。

〔九〕索隱 抵音丁禮反。梧音吾故反。抵者，觸也。梧亦斜相抵觸之名。案：今屋梁上斜柱曰「柱梧」是也。直觸橫觸皆曰抵，斜觸謂之梧，下觸謂之抵。抵梧，言其參差也。以言彼此二文同出一家，而自相乖舛也。

〔一〇〕正義 言作史記採經傳百家之事上下二千餘年，此其甚勤於撰錄也。

〔一一〕索隱 聖人謂周公、孔子也。言周孔之教皆宗儒尚德，今太史公乃先黃老，崇勢利，是謬于聖人也。正義 太

史公史記各顯六家之宗，黃老道家之宗，六經儒家之首，序游俠則退處士，述貨殖則崇勢利，處士賤貧，原憲非病。夫作史之體，務涉多時，有國之規，備陳臧否，天人地理咸使該通，而遷天縱之才，述作無滯，故異周孔之道。班固詆之，裴駟引序，亦通人之蔽也。而固作漢書，與史記同者五十餘卷，謹寫史記，少加異者，不弱即劣，何更

非剗史記，乃是後士妄非前賢。又史記五十二萬六千五百言，敘二千四百一十三年事，漢書八十一萬言，敘二百二十五年事；司馬遷引父致意，班固父修而蔽之，優劣可知矣。

〔三〕正義 大道者，皆稟乎自然，不可稱道也。道在天地之前，先天地生，不知其名，字之曰「道」。黃帝、老子遵崇斯道，故太史公論大道，須先黃老而後六經。

〔三〕索隱 游俠，謂輕死重氣，如荆軻、豫讓之輩也。游，從也，行也。俠，挾也，持也。言能相從游行挾持之事。又曰，同是非曰俠也。〔正義〕姦雄，姦猾雄豪之人。

〔四〕正義 殖，生也。言貨物滋生也。

〔五〕正義 趨利之人。

〔六〕正義 此三者是司馬遷不達理也。

〔七〕索隱 俚音里。劉德曰「俚即鄙也」，崔浩云「世有鄙俚之語」，則俚亦野也，俗也。不俚，謂詞不鄙樸也。

〔八〕正義 駟音因。當音丁浪反。裴駟以班固所論司馬遷史記是非，世人稱班固之言。

〔九〕索隱 紕音匹之反。紕猶錯也。亦作「慳」。字書云織者兩絲同齒曰慳。繆亦與「繆」同。

〔十〕正義 雖有小紕繆，實編勒成一家之書矣。

〔十一〕索隱 較音角。較猶略也，則大較猶言大略也。〔正義〕較猶明也。

〔十二〕索隱 案：孟子云「五百年之間必有名世者」。趙岐曰「名世，次聖之才，物來能名，正一世者，生於聖人之間也」。此言命者名也，言賢人有名於世也。宏才，大才，謂史遷也。

考較此書，文句不同，有多有少，莫辯其實，而世之惑者，定彼從此，是非相質，真偽舛

雜。(二)故中散大夫東莞徐廣研核衆本，爲作音義，(三)具列異同，兼述訓解，(四)麤有所發明，而殊恨省略。(五)聊以愚管，(六)增演徐氏。(七)采經傳百家并先儒之說，(八)豫是有益，悉皆抄內。(九)刪其游辭，取其要實，(一〇)或義在可疑，則數家兼列。(一一)漢書音義稱「臣瓚」者，莫知氏姓，(一二)今直云「瓚曰」。又都無姓名者，但云「漢書音義」。(一三)時見微意，有所神補。(一四)譬譬星之繼朝陽，(一五)飛塵之集華嶽。(一六)以徐爲本，(一七)號曰集解。未詳則闕，弗敢臆說。(一八)人心不同，(一九)聞見異辭，(二〇)班氏所謂「疏略抵牾」者，依違不悉辯也。(二一)愧非胥臣之多聞，(二二)子產之博物，(二三)妄言末學，蕪穢舊史，豈足以關諸畜德，庶賢無所用心而已。(二四)

(一) [正義] 賀音茂。舛音昌轉反。言世之迷惑淺識之人，或定彼從此，本更相貿易，真偽雜亂，不能辯其是非。

(二) [正義] 作音義十三卷，裴駭爲注，散入百三十篇。

(三) [正義] 徐作音義，具列異同之本，兼述訓解釋也。

(四) [索隱] 殊，絕也。左傳曰「斬其木不殊」，言絕恨其所撰大省略也。 [正義] 省音山景反。

(五) [索隱] 案：東方朔云「以管窺天，以蠡測海」，皆喻小也。然此語本出莊子文，今云「愚管」者，是駭謙言己愚陋管見，所識不能遠大也。

(六) [正義] 演音羊善反。增，益也。言裴駭更增益演徐氏之說。

(七) [正義] 采，取也。或取傳說，採諸子百家，兼取先儒之義。先儒謂孔安國、鄭玄、服虔、賈逵等是也。言百家，廣

其非一。

〔八〕正義並採經傳之說，有裨益史記，盡抄內其中。抄音楚交反。

〔九〕正義刪音師顏反。刪，除也。去經傳諸家浮游之辭，取其精要之實。

〔十〕正義數家之說不同，各有道理，致生疑惑，不敢偏弃，故皆兼列。

〔十一〕案隱案：即傳瓚，而劉孝標以爲于瓚，非也。據何法盛晉書，于瓚以穆帝時爲大將軍，誅死，不曾有注漢書之事。又其注漢書有引祿秩令及茂陵書，然彼二書亡于西晉，非于所見也。必知是傳瓚者，案：穆天子傳目錄云傳瓚爲校書郎，與荀勗同校定穆天子傳，即當西晉之朝，在于之前，尙見茂陵等書。又稱「臣」者，以其職典祕書故也。瓚音殘岸反。

〔十二〕正義漢書音義中有全無姓名者，裴氏注史記直云「漢書音義」。案：大顏以爲無名義，今有六卷，題云孟康，或云服虔，蓋後所加，皆非其實，未詳指歸也。

〔十三〕正義見音賢見反。裨音卑，又音頻移反。裨，益也。裴氏云時見己之微意，亦有所補益也。

〔十四〕案隱嘒，微小貌也。詩云：「嘒彼小星，三五在東。」言衆無名微小之星，各隨三心五曷出在東方，亦能繼朝陽之光。嘒音火慧反。朝陽，日也。嘒星繼朝陽，喻己淺薄而注史記也。

〔十五〕正義西嶽華山極高大。裴氏自喻才藻輕小，如飛塵之集華嶽，亦能成其高大。管子云：「海不辭水，故能成其大；山不辭土，故能成其高。」華音胡化反，又如字。

〔十六〕正義徐廣音義辨諸家異同，故以徐爲本也。

〔十七〕正義有未詳審之處則闕而不論，不敢以胸臆之中而妄解說也。

〔二〇〕〔正義〕言人心既不同，所見亦殊別也。

〔二一〕〔正義〕耳聞目見，心意既乖，其辭所以各異也。

〔二二〕〔索隱〕裴氏言今或依違，不敢復更辯明之也。案：周公世家敘傳曰「依之違之，周公綏之」也。

〔二三〕〔索隱〕晉大夫曰季名曰胥臣。案：國語稱晉文公使趙衰爲卿，辭曰：「欒枝貞慎，先軫有謀，胥臣多聞，皆可以爲

輔。」又胥臣對文公黃帝二十五子及屯、豫皆八等事，是多聞也。

〔二四〕〔索隱〕鄭卿公孫僑字子產。案：左氏傳子產聘晉，言晉侯之疾非實沈、臺駘之祟，乃說飲食哀樂及內官不及同

姓，則能生疾。晉侯聞子產之言，曰「博物君子也」。

〔二五〕〔索隱〕關，預也。畜德，謂積德多學之人也。裴氏謙言己今此集解豈足關預於積學多識之士乎！正是冀望聖

賢，勝於飽食終日，無所用心，愈於論語「不有博奕者乎」之人耳。

史記索隱序

朝散大夫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河內司馬貞

史記者，漢太史司馬遷父子之所述也。遷自以承五百之運，繼春秋而纂是史，其褒貶覈實頗亞於丘明之書，於是上始軒轅，下訖天漢，作十二本紀，十表，八書，三十系家，七十列傳，凡一百三十篇，始變左氏之體，而年載悠邈，簡冊闕遺，勒成一家，其勤至矣。又其屬橐先據左氏、國語、系本、戰國策、楚漢春秋及諸子百家之書，而後貫穿經傳，馳騁古今，錯綜彙括，各使成一國一家之事，故其意難究詳矣。比於班書，微爲古質，故漢晉名賢未知見重，所以魏文侯聽古樂則唯恐臥，良有以也。

逮至晉末，有中散大夫東莞徐廣始考異同，作音義十三卷。宋外兵參軍裴駟又取經傳訓釋作集解，合爲八十卷。雖羸見微意，而未窮討論。南齊輕車錄事鄒誕生亦作音義三卷，音則徵殊，義乃更略。爾後其學中廢。貞觀中，諫議大夫崇賢館學士劉伯莊達學宏才，鉤深探蹟，又作音義二十卷，比於徐鄒，音則具矣。殘文錯節，異音徵義，雖知獨善，不見旁通，欲使後人從何準的。

貞諷聞陋識，頗事鑽研，而家傳是書，不敢失墜。初欲改更舛錯，裨補疏遺，義有未通，

兼重注述。然以此書殘缺雖多，實爲古史，忽加穿鑿，難允物情。今止探求異聞，採撫典故，解其所未解，申其所未申者，釋文演注，又重爲述贊，凡三十卷，號曰史記索隱。雖未敢藏之書府，亦欲以貽厥孫謀云。

史記索隱後序

夫太史公紀事，上始軒轅，下訖天漢，雖博采古文及傳記諸子，其閒殘闕蓋多，或旁搜異聞以成其說，然其人好奇而詞省，故事覈而文微，是以後之學者多所未究。其班氏之書，成於後漢。彪既後遷而述，所以條流更明，是兼采衆賢，羣理畢備，故其旨富，其詞文，是以近代諸儒共行鑽仰。其訓詁蓋亦多門，蔡謨集解之時已有二十四家之說，所以於文無所滯，於理無所遺。而太史公之書，既上序軒黃，中述戰國，或得之於名山壞壁，或取之以舊俗風謠，故其殘文斷句難究詳矣。

然古今爲注解者絕省，音義亦希。始後漢延篤乃有音義一卷，又別有章隱五卷，不記作者何人，近代鮮有二家之本。宋中散大夫徐廣作音義十三卷，唯記諸家本異同，於義少有解釋。又中兵郎裴駘，亦名家之子也，作集解注本，合爲八十卷，見行於代。仍云亦有音義，前代久已散亡。南齊輕車錄事鄒誕生亦撰音義三卷，音則尙奇，義則罕說。隋祕書監柳顧言尤善此史。劉伯莊云，其先人曾從彼公受業，或音解隨而記錄，凡三十卷。隋季喪亂，遂失此書。伯莊以貞觀之初，奉勅於弘文館講授，遂采鄒徐二說，兼記憶柳公音旨，遂作音義二十卷。音乃周備，義則更略，惜哉！古史微文遂由數賢祕寶，故其學殆絕。

前朝吏部侍郎許子儒亦作注義，不覩其書。崇文館學士張嘉會獨善此書，而無注義。貞少從張學，晚更研尋，初以殘闕處多，兼鄙褚少孫誣謬，因憤發而補史記，遂兼注之，然其功殆半。乃自唯曰：「千載古史，良難聞然。」因退撰音義，重作贊述，蓋欲以剖盤根之錯節，遵北轅於司南也。凡爲三十卷，號曰史記索隱云。

史記正義序

諸王侍讀宣議郎守右清道率府長史張守節上

史記者，漢太史公司馬遷作。遷生龍門，耕牧河山之陽，南遊江淮，講學齊魯之郡，紹太史，繼春秋，括文魯史而包左氏、國語，采世本、戰國策而撫楚漢春秋，貫紬經傳，旁搜史子，上起軒轅，下既天漢。作十二本紀，帝王興廢悉詳；二十世家，君國存亡畢著；八書，贊陰陽禮樂；十表，定代系年封；七十列傳，忠臣孝子之誠備矣。筆削冠於史籍，題目足以經邦。裴駟服其善序事理，辯而不華，質而不俚，其文直，其事核，不虛美，不隱惡，故謂之實錄。自劉向、楊雄皆稱良史之才。況墳典湮滅，簡冊闕遺，比之春秋，言辭古質，方之兩漢，文省理幽。

守節涉學三十餘年，六籍九流地里蒼雅銳心觀採，評史漢詮衆訓釋而作正義，郡國城邑委曲申明，古典幽微竊探其美，索理允愜，次舊書之旨，兼音解注，引致旁通，凡成三十卷，名曰史記正義。發揮膏肓之辭，思濟滄溟之海，未敢侔諸祕府，冀訓詁而齊流，庶貽厥子孫，世疇茲史。

于時歲次丙子，開元二十四年八月，殺青斯竟。

史記正義

諸王侍讀宣議郎守右清道率府長史張守節上

論史例

古者帝王右史記言，左史記事，言爲尙書，事爲春秋。太史公兼之，故名曰史記。并採六家雜說以成一史，備論君臣父子夫妻長幼之序，天地山川國邑名號殊俗物類之品也。

太史公作史記，起黃帝、高陽、高辛、唐堯、虞舜、夏、殷、周、秦，訖于漢武帝天漢四年，合二千四百一十三年。作本紀十二，象歲十二月也。作表十，象天之剛柔十日，以記封建世代終始也。作書八，象一歲八節，以記天地日月山川禮樂也。作世家三十，象一月三十日，三十輻共一轂，以記世祿之家輔弼股肱之臣忠孝得失也。作列傳七十，象一行七十二日，言七十者舉全數也，餘二日象閏餘也，以記王侯將相英賢略立功名於天下，可序列也。合百三十篇，象一歲十二月及閏餘也。而太史公作此五品，廢一不可，以統理天地，勸獎箴誠，爲後之楷模也。

論注例

史記文與古文尙書同者，則取孔安國注。若與伏生尙書同者，則用鄭玄、王肅、馬融所

釋。與三傳同者，取杜元凱、服虔、何休、賈逵、范寧等注。與三禮、論語、孝經同者，則取鄭玄、馬融、王肅之注。與韓詩同者，則取毛傳、鄭箋等釋。與周易同者，則依王氏之注。與諸子諸史雜書及先儒解釋善者，而裴駟並引爲注。又徐中散作音訓，校集諸本異同，或義理可通者，稱「一本云」「又一本云」，自是別記異文，裴氏亦引之爲注。

論字例

史漢文字相承已久，若「悅」字作「說」，「閑」字作「閒」，「智」字作「知」，「汝」字作「女」，「早」字作「蚤」，「後」字作「后」，「既」字作「漑」，「勅」字作「飭」，「制」字作「劓」，此之般流，緣古少字通共用之。史漢本有此古字者，乃爲好本。程邈變篆爲隸，楷則有常，後代作文，隨時改易。衛宏官書數體，呂忱或字多奇，鍾王等家以能爲法，致令楷文改變，非復一端，咸著祕書，傳之歷代。又字體乖日久，其「黼黻」之字法從「黼」，丁履反。今之史本則有從「嵩」，音端。秦本紀云「天子賜孝公黼黻」，鄒誕生音甫弗，而鄒氏之前史本已從「嵩」矣。如此之類，並即依行，不可更改。若其「鼃鼃」從「龜」，「辭亂」從「舌」，「覺學」從「與」，「泰恭」從「小」，「匱匠」從「走」，「巢藻」從「果」，「耕籍」從「禾」，「席」下爲「帶」，「美」下爲「火」，「裒」下爲「衣」，「極」下爲「點」，「析」旁著「片」，「惡」上安「西」，「餐」側出「頭」，「離」邊作「禹」，此之等類例，直是訛字。「寵」勅勇反字爲「寵」；「錫」字爲「錫」音陽；以「支」章移反代「文」，問分反；

將「无」混「无」。若茲之流，便成兩失。

論音例

史文與傳諸書同者，劉氏並依舊本爲音。至如太史公改五帝本紀「便章百姓」，「便程東作」，「便程南譌」，「便程西成」，「便在伏物」，咸依見字讀之。太史變尙書文者，義理特美，或訓意改其古澀，何煩如劉氏依尙書舊音。斯例蓋多，不可具錄，著在正義，隨文音之。君子宜詳其理，庶明太史公之達學也。

然則先儒音字，比方爲音。至魏祕書孫炎始作反音，又未甚切。今並依孫反音，以傳後學。鄭康成云：「其始書之也，倉卒無字，或以音類比方，假借爲之，趣於近之而已。受之者非一邦之人，其鄉同言異，字同音異，於茲遂生輕重訛謬矣。」然方言差別固自不同，河北、江南最爲鉅異，或失在浮清，或滯於重濁。今之取捨，冀除茲弊。

夫質有精麤，謂之「好惡」，並如字；心有愛憎，稱爲「好惡」，並去聲。當體則爲「名譽」，音預；情乖則曰「毀譽」，音餘。自壞乎怪反；壞徹上音怪。自斷徒緩反，自去離也；刀斷端管反，以刀割令相去也。耶也奢反，未審之辭也；也亦且反，助句之語也。復音伏，又扶富反，重也。過古臥反，越度也。解核買反，自散也。閒紀寬反，隙也。畜許又反；畜許六反，養也。先蘇前反；仙屑然反。尤羽求反；侯胡溝反。治、持並音直之反。之止而反；脂、砥、祗並音旨夷反。惟、維、遺、唯並音以佳反；怡、貽、頤、詒並音與之